

社会问题小说文库

凝视 黑夜

蓝 玛/著

群众出版社

I24
1147-
C1
社会问题小说文库

蓝 玛/著

凝视黑夜

群众出版社



农干院 B00570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视黑夜/蓝玛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0. 1

(社会问题小说文库)

ISBN 7-5014-2129-3

I. 凝… I. 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7301 号

凝视黑夜

蓝玛 著

责任编辑 张 蓉 王志楦

封面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1691

社 址 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83 千

印 张 8.5 插页 2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14-2129-3/I · 865

印 数 4001 册—9000 册

定 价 13.00 元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冥币	5
第二章 这些人	26
第三章 凶案	51
第四章 刑警队长	73
第五章 鲁小北	104
第六章 女警章晗	134
第七章 第二起谋杀	156
第八章 孽情	178
第九章 冬天了	204
第十章 无解人生	228
尾声	261

楔子

“嗨嗨！小顺子小顺子。叫章啥别过来！听见没有，叫她别过来！笨蛋！”

虞守水嘶哑着嗓子指挥大伙把那具男尸从水里拖上岸。雪白得近乎于不真实，软耷耷的那个东西很赫然地暴露着。

尽量还是别让一个未婚女孩子面对这东西——再怎么强调你是警察，性别差异终究是客观的。

“章啥，你负责一下地形就行了，这儿用不着你！”虞守水有些急赤白脸。

可章啥硬是推开拦着他的人走了过来，还抬手给了小顺子脸上一巴掌：“让开让开，哪儿那么多臭讲究。我他妈是刑警！”

“队长队长，我拦不住她！还是你来！”小顺子朝虞守水呲了呲牙，“我说队长，这人稍微有那么一点臭本事，脾气眼看着就不一样了！”

虞守水没办法，蹲下身捧了把湿漉漉的沙子捂在那“器官”上。章啥很“职业”地在尸体前站住了。

“嗯……看上去至少死了 48 小时，你觉得呢？”她说。

她看的不是尸体，而是虞守水的后脖子。

虞守水又往死者的器官上捂了把沙子，而后直起腰挥手让技术员和录相员上。望着眼前浩淼的天湖，他的双目被白花花的水光刺得眯了起来，瘦脸越发显得尖削难看。

2 社会问题小说文库

天湖的远方就是喧嚣的城市，正是早上上班高峰期刚过的那个时辰。航道上游有夏船的汽笛声。

“烟。”他朝章啥比了比焦黄的手指，皱眉深思。

章啥掏出香烟，点了两支，自己抽了一支，另一支杵在了虞守水的嘴上。

两个人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地抽。

“你听着小啥，人稍微有那么一点臭本事，还是谦虚些有好处，别太傲。”虞守水瞟了章啥的俏脸，语重心长地说，“你为你拿下两三个案子就不得了啦！千万别这么想，小啥。记住大哥的话，公安局能人多，是非也多。算了，我也不说你了，说多了你又朝我发脾气。”

天湖的航道上又传来一声沉闷的汽笛声。

楔
子
章啥根本不搭理虞守水的教导，狠命抽着烟：“我认为从死者口齿间残留的白色泥沙判断，基本可以认定尸体是从天湖航运水道上游冲下来的，我指的是对岸那一片。因为只有那片湖岸有白沙。至于大量的腹部积水，能否理解为自杀还要看死者身上其他部位的目检结果……喂喂，你是不是没听我说——我直觉上认为不像他杀！”

说得很对。虞守水很想褒奖她几句，但他丝毫情绪也没有。向上游的对岸望，由于逆光，看不怎么分明。不过他知道，那块区域如今已全部成了所谓的度假村，由北到南依次为天湖别墅、白鹿苑、地矿局二招、七贤山庄。

尸体会是哪里冲来的呢？

从死者裸露的躯体看，可以肯定没有搏斗后遗留的伤痕，因此能够排除被击打落水的情况。而腹部的大量积水又否定了杀死后抛尸的可能。所以，章啥分析的极对，不像他杀。那

么,是自杀喽!

“别抽了行不行。”虞守水又瞟瞟章哈,“女人抽烟太多,日后生孩子都是畸形的。你这人怎么总是不听话呀!”

章哈依然一口接一口地抽。那样子看上去根本不是享受,倒像是在自虐。自打关于她和虞守水“关系不正常”的绯闻闹开以后,她就开始抽烟了。和别人不同,她从不否认或回避自己喜欢虞守水,她甚至当着虞守水那个泼辣的老婆也这么说。弄得那个老婆想冲上来撕她的脸又不敢。

女刑警的脸可不是那么好撕的。再说了,这张脸漂亮得甚至让人不忍下手。

虞守水当然也深爱着身边这个女孩子。他整整比她大10岁,在社会道德上他知道这样不好。但章哈的存在使社会道德变成了一层薄薄的、不禁一捅的纸。

撕掉这层纸,那其实只是一句话的事。

但是虞守水依然很好地保护着这层纸,包括“离了”以后的这些日子。他还是觉得自己若娶了章哈,姑且不说社会舆论,就连自己也觉得自己“太不是东西了”。

因为那失败的婚姻,更因为这难以摆脱的爱情攻势,他眼见着一天天消瘦、一天天憔悴了。

熬心比熬身可怕多了!

“我预感这案子得拖些日子。”章哈把烟头弹进水里,“你看远处开过来那条趸船,把一具尸体卷入航道的暗流并不难。”

虞守水同意:“嗯,有道理。不过从水流的角度看,死者最有可能卷过来的方位应该在哪儿?”

章哈沉思了片刻,朝远处的那些度假村努努下巴:“这要

楔

子

4 社会问题小说文库

经过风向和水流速度的计算,并且要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仅从我的直觉上说,七贤山庄的可能性较大。”

“嗯……重点调查那个范围。”虞守水眯着犯疼的双眼,“值得重视的是,至今无人报案!”

楔

子

第一章 冥 币

1

谁都会以为那个人睡着了。

这是一个个子较小，脸也较小，基本没有什么突出特征的男人，四十岁上下。他歪靠在饭店大厅角落的圆柱沙发里，从天黑前直到此刻华灯大亮，始终用那种难受的姿势歪坐着不动。走来走去的客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干扰声仿佛对他毫无影响。

但是，不……他醒了。

何斌突然就醒了！

你甚至可以猜测他一直是醒着的。看，他的眼缝儿倏然睁开了。两束幽亮幽亮的贼光，从那对长时间被病态心理折磨得毫无生机的眼窝里透射出来。

这个快速的变化过程，会使人立刻联想到鹰隼发现了梦寐以求急待捕捉的猎物。

事实确是如此——

北方产业集团董事长鲁小北，正在一些阿谀者的簇拥下潇洒地走下饭店大厅正面的扇形阶梯。

心脏的骤然狂跳，使何斌几乎作呕。

那一刻，墨绿色的地毯衬托着鲁小北挺拔的身板款款而

下,使其原本就一丝不苟的全身,越发透出那一社会阶层的独有的气派。

何斌慢慢地坐直了身子。

差不多三周了,何斌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如今机会出现了,他突然觉得喉咙很干渴。

何斌仿佛觉得鲁小北的目光在自己身上扫了一下。于是他站了起来。身体有些轻微并且难以自抑的颤抖。握在手中的那根裹着彩纸的钢管,刹那间好像成了有灵性的东西,嘶嘶作响地要窜出去……要击碎那位董事长的颅骨。

他想象那个脑袋被击碎的时候,很可能像红瓢大西瓜被鲁莽的民工一掌劈开。

砰,有声有色!

何斌甚至发觉,这种“非常”的想象能给人以极其特殊的心理快感——钢管击碎颅骨!

有声有色!

他强迫自己镇静,随即抽身离开角落里的沙发,朝玻璃转门走去。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大厅,在这里动手百分之百是要失败的。那几个看似木讷的保安,会在眨眼之间变得灵活异常,把自己没头没脑地摁翻在地,一通暴打后送走。

何斌怕的不是被“送走”,已经横下心不活的人无所谓这个。他怕的是一举不能得手——这样的事,一举不能得手是绝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今晚一定要把他干掉!不能含糊!

大厅外已经开始泛着凉意了,节气事实上已接近农历的白露。何斌在凉凉的夜风里打了个哆嗦。

膝盖在转门上磕了一下,疼得钻心。不过和即将到来的

“最后一击”相比，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他闪到门外的角落里，脊背贴紧了后边的玻璃墙。

透过玻璃，他看见鲁小北面无表情地在人们的簇拥下走向转门。

够不到——何斌突然发现自己的凶器根本不可能够到那转门的距离。再说，这样站着很容易让人发现并引起注意。想到这里，他左右看看，果断地闪到附近的冬青树后，躬身摸向鲁小北那辆轿车。

几个小时前，他就是盯着鲁小北从这辆车里钻出来的，绝不会错。当时他很奇怪，因为印象里鲁小北的车是辆黑色的“林肯”，而不是眼前这种“捷达王”。

但是鲁小北确实是从这辆“捷达王”里钻出来的。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很次要。何斌拂去胡思乱想，竭力稳定着心神，溶化般地缩进车后的阴影里。

看，果然是这辆车。鲁小北很敷衍地向他的阿谀者们摆手，径直地朝这里走过来。边走边掏出了口袋里的手机。

“喂，是我……啊，你好你好，老麦！……噢噢，好极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何斌听着对方那很有共鸣的男中音，心里难以克制地冒出些恶毒的妒意。他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如此偏心眼儿，为什么把各种令人羡慕的东西全给了这些富家子弟：机会、地位、金钱，甚至包括相貌和声音。

他握紧钢管，悄无声息地朝前摸索过去。

哦，太好了！鲁小北望着天空嘻嘻地在朝手机笑，笑着笑着竟把后背转向了他。

何斌咕地咽了口唾沫，感到一种神助般的兴奋。

鲁小北毫无所察,继续说着:“……真是没有办法,老麦!我家楠楠指名道姓一定要去你的七贤山庄。我说去白鹿苑行不行,他说不行,他说白鹿苑没有狮子……啊啊,我估计他把你那头石麒麟当成狮子了……”

何斌掂了掂手里的钢管,努力地调整着急促的呼吸。这时,他已经距离鲁小北不到三米远了。久压在心的仇恨在无法遏制地膨胀着、烧灼着。他似乎听到了悲剧迫近的脚步声。那既是鲁小北的悲剧也无疑是自己的悲剧,击碎仇人的头颅,自己的头颅难道保得住么?

他妈的,多原始的报复呀——同归于尽!

不过他依然觉得很值,因为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苦心经营的一切全完了。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眼前这混蛋攫走了。畜生,我们一起死吧!

他缓缓地抬起了手……

“……那就这么定了,老麦。明天午后我们一家都去,午后,两点吧,如何……老母亲当然去了。没有什么其他客人,自家人玩玩儿……对。啊,别开这种玩笑……”

冷汗从何斌的后脊梁沟向尾椎骨方向滑去……

鲁小北对着天光看看手表,半弯着身子扭过头来:“好好,一言为定。不要搞得太复杂……喂,那位先生,你干吗呢?……噢,不是说你老麦。好吧,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下午两点。好好,明天见!再见!”

鲁小北关了手机,朝车尾部站着的那个人扬了扬手:“喂,让一让好吗?我要倒车。”

何斌闹不懂自己怎么就让了让,他眼看着鲁小北的身子一弓,便钻进了轿车。

尾灯闪亮，何斌又朝后退了几步。

车子鸣了声短促的喇叭，慢慢开上车道，而后刷地一下子便开走了。

怎么搞的？噢？几秒种内，一切全过去了！

何斌怔在那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噢，没搞成！

原来杀人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他病态的心突然开始颤抖，那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冲动。他恨不得一管子砸碎自己的脑袋……妈的，笨蛋。你怎么这么没用哇！

钢管最终没砸下去，理智苏醒了。

……七贤山庄，明天午后……

他想起鲁小北刚才说过这样的词汇。那么……只有再重新来一回吧——七贤山庄何斌自然是知道的。

明天，明天好像是周末。

2

“小北你过来一下，我问你个事。”

七贤山庄经理老麦把鲁小北神秘地拉到一边，同时瞟了瞟后边跟着的古良。这是周末的下午，淡淡的阳光映着老麦那张油乎乎的胖脸。鲁小北告诉老麦，古良已经由总裁助理提为副董事长了。

老麦于是朝古良点头微笑。

他笑得很短促，紧接着神情就变了：“小北，我问你，你印象里有没有一个叫巫林伟的人？”

“巫什么？”

“巫林伟——巫婆的巫。”

鲁小北低眉垂目，少顷摇头道：“没有，怎么了？”

“公安局在天湖西岸拉上一具死尸，认为是从东岸冲过去的。这么一来，我们这些度假村就成了被盘查的对象。经过查证，那人叫巫林伟，好像在白浪滩有些产业。所以我才问你。”

“我真没听说过这个人。古良，你听说过么？”鲁小北转向他的副手，迅速地递过一个眼神。

事实上那个巫什么伟鲁小北和古良都知道，白浪滩开发区自从划归北方集团，这个姓巫的就没少闹事儿。可是天地作证，万万料不到他会死掉。

“不清楚。”古良的回答简洁而明智。

鲁小北重新看看老麦：“你紧张什么，难道有什么关于你的说法么？”

老麦道：“屁，无论有什么说法也和我挨不上边，我考虑的是你。白浪滩不是你的地盘嘛！”

“你这人……”鲁小北急了，“你他妈这人……”

老麦见他这样，也就收了口：“算了算了，我也就是问问。其实死了谁和咱们有什么关系。走吧走吧，我让人弄了些法式小点心等着你们呢。”

“多谢多谢，真不好意思。”鲁小北平抑着神情，随着老麦向竹林小径的深处走去。心却难以克制地沉重了。

他偷偷瞟了古良一眼。古良像过去当助理那样跟在几步远的后边，手里提着个便携式电脑。表情上仍然看不出什么变化。

姓巫的怎么会死呢？鲁小北头脑发胀，望着竹隙远处的天湖想。不好，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前边游泳池那儿传来儿子楠楠的欢笑声，笑得直打嗝。鲁小北记得这个毛病和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接着是母亲的声音：“楠楠过来，奶奶给你把鞋带系上！”

老麦似乎忘掉了死人的事，对鲁小北道：“小北，老太太的头发全白了，气色好像也不太好。”

鲁小北嗯了一声：“是不太好，前天做了几项检查，估计结果快出来了。但愿没事儿。”

“老太太还兼着副董事长么？别让她干了。”

“垂帘听政，和吸毒似的，有瘾。”鲁小北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老麦，关于那个死人还有什么说法？”

老麦把二人领过一道人工桥，迎面就是被楠楠称之为狮子的那座石麒麟。

“有什么说法警察也不会告诉我，但听说是自杀。”

鲁小北没有再问，古良则往西侧那个仿古草亭去了。这人有些工作狂的感觉，到哪儿都带着电脑，从不懂得午睡。

鲁小北瞥见草亭那头有个藕荷色的身影在漫步，知道是妻子江小露。上午他们为楠楠的教育吵了一架，几乎动手。

“喂，你们两口子好像越来越不对劲儿了。”老麦转移话题，低声问：“一来我就有感觉。你是不是又在外头有人了？”

“能不能不说这个。”鲁小北挥挥手，样子有些烦躁，“老麦，今天一个客人都没有，你莫不是把山庄整个腾给我们了？”

“谈不上腾给你，我已经一周没接客了。”老麦可能发觉用词有些不当，哧哧地笑了，“北边在搞维修，另外想打上一堵墙。不然杂人来往，出了事容易受牵连。我怀疑那个巫林伟就是从那儿跳水自杀的。”

刚说到这儿，老麦朝前头叫起来：“喂，大傻。你和月红弄

几张藤椅到游泳池那儿去，多弄几张！晚上是大闸蟹，雄黄酒，醉虾——吩咐厨房！”

一个虎彪彪的小伙子傻呵呵地应了一声跑了。

鲁小北努力驱赶着心里的云翳，望着妻子江小露顺走廊插了过来。走廊的尽头是七贤山庄原先的木篱笆，其实很有些特色的。

这时正在拆修，一个工人顺着篱笆的缝隙很笨拙地往过钻，终于钻进来了。

哦，钻过来竟是为了对着篱笆角撒尿。他妈的混帐！

3

撒尿的家伙其实不是工人，是何斌。

急中生智可能指的就是这个。当何斌看见远远走来的鲁小北时，已经完全无法从篱笆那儿退回去了。他马上觉得只有利用这个“动作”方能掩护自己过关。两个人毕竟昨天晚上打过照面，极容易认出来。

结果他顺利地成功了，对方毫无警觉。

于是，在这个秋日的下午，何斌就这样从容地钻进了赫赫有名的七贤山庄，迈出了预谋杀人的可怕一步。

此刻大约是下午两点多一点，整个“山庄”用两个字就能概括——苍翠。那些伏在地上的草坪，绿得简直叫人无法形容。何斌也许从未听说过所谓的“竹林七贤”，因此不必寄希望他能体会这山庄所蕴涵的文化背景。何斌的直觉是，这七贤山庄很他妈像国外的某一个地方。

他这里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便是山庄的绿。

七贤山庄并不十分大,亭台水榭多是点缀。呈丁字形的两排客房掩在苍翠的修竹丛中,极其优雅。中央是一个腰子形的游泳池,池水碧蓝得近乎于耀眼。再就是一些青石小径了。山庄外边,东临公路,西和南是天湖,北边则是地矿局二招(地质矿产局第二招待所之简称)。

三天前,这一排度假村依次经受了警察的询问。也就是老麦所说的那个关于死尸的事。这一情况何斌毫无所闻。但是他知道巫林伟那个人。何斌位于白浪滩的养鸭场紧挨着巫林伟的养鸭场,因此,两个人不但认识,而且从一开始就很有些剑拔弩张,生怕谁抢了谁的市场。不过还没等他俩发生经营上的冲突,那一片小业主们的小家小业,便风卷残云似的被鲁小北的“集团”吃掉了。大约有七、八家的样子。

这就是事情的基本轮廓。

自然,此刻的何斌,万万不会想到那个样子凶蛮、说话极度口吃的“巫老板”,会最终选择了自杀这种傻办法。

事实上,此刻的何斌,已完全意识到用不着拿性命做赌注了。这里的环境与昨晚的大饭店很不一样,干得利索的话,完全有可能在得手之后神鬼不知地脱离现场。

他庆幸昨天晚上没贸然行动,太庆幸了!

干掉目标而后逃之夭夭,这对于任何杀手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当何斌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时,他变得格外激动。

他闪在竹丛后,凭借着比较保险的窥避角度把整个环境巡视了一遍。可以这么说,除了西和南有天湖阻隔外,其他几方都有可能脱身。加上外边有十多个工人在干活,客观上等于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掩护。

至少不会有谁特别注意自己。